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

第三十八回 宋公明乘夜破兗州 賈居信遭擒死水泊

話說那日宋江設計誘戰搶奪城關不成，便令楊林、鄧飛、杜遷、宋萬引領嘍囉，分頭往附近村坊劫掠放火，拉人充役，故意滋擾，鬧得家家不安，人人奔避。又令時遷、白勝、石勇、鮑旭也引一千嘍囉，改扮百姓，裝做別處村坊避難來的，混入眾百姓中，有心說說搭搭，引得眾人相信，卻教一齊去州城裡避難。最後解珍、解寶將引嘍囉，都打扮做村人模樣，把劉唐繩穿索綁，擁入城關，上州衙裡獻功。這七條好漢和數百名嘍囉，就此一計，都先後混入兗州城中，四下埋伏。此夜眾好漢一看時候已到，發個暗號，大家悄悄溜走。時遷取出預藏的流星號炮，燃火施放，飛入半天，炮聲起後，大家一齊動手。石勇、鮑旭引領嘍囉，便去人家簷下放火。只聽得眾好漢都高叫道：「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，會事的休行攔阻！」城中百姓在睡夢中驚醒，聽得梁山泊好漢發作，不知怎樣入來，登時合城大亂。府尹一聞驚報，只叫：「不得了也！」教聞統制、雷都監火速迎敵。一面喚小張良快來商議。左右回報，小張良人跡不見，不知何處去了？府尹道：「他定是在那裡設計，快須備馬，俺要去登城防守。」左右擁護了剛才上馬，忽報：「南門城關已被賊人打破，殺進城來，為頭一個和尚和一條黑大漢，十分了得。」府尹驚得跌下馬來，左右連忙扶起，再上馬背，擁出州衙，只見兵馬都監雷英引兵趕到。府尹伏在馬背上，連叫：「都監救我！」雷英道：「太守休慌，有俺在此！」大家擁了就走，剛到一條長街之上，只見數十殘兵奔來報導：「大事不好！東城門又吃賊人攻破，一個賊頭叫做豹子頭林沖的，好生兇惡，王巡檢上前交鋒，只三五合，吃他一槍挑下馬背，丟了性命。」雷英本想走東門的，一聽此話，立刻撥轉馬頭，保了太守上南門。太守叫南門去不得，又取路改走西門，經過州衙左近，只見幾處房舍起火，紅光白雪，融成一片，喊殺之聲，翻天覆地。雷英捨命奪路而走，忽撞到兩條好漢，手仗鋼叉，引數十人殺奔過來。這是解珍、解寶兄弟，他們去打破大牢，救了劉唐，一路殺人，卻和雷英相遇。當下二解舞動鋼叉，直撲雷英馬前，府尹一看不好，急回馬向小街上逃走。雷英和二解鬥到十合，忽聽得官兵一齊叫苦，卻是黑旋风李逵殺到，手拊雙斧，逢人便砍，雷英心慌，吃解寶一叉擱下馬背，解珍加上一叉，沒了性命，李逵搶入來只一斧，割下首級。且說府尹向小街上逃走，奔過一段，忽見對面火光照耀，一起人馬趕到，府尹大驚，近前看時，卻是聞統制部將王林。王林叫道：「聞統制命俺尋取太守，到州衙前，賊人在那裡亂殺人，衙門起火，俺趕緊回馬，不想在此相遇。」府尹見了王林，安定半個驚魂，跟了就走。走不多路，兩條好漢背後進來，卻是楊林、鄧飛，王林大怒，回馬便鬥。不到十個回合，戰退二人，奪路再走，又撞著霹靂火秦明，惡狠狠交手就打。王林無心戀戰，只鬥十合，棄了秦明，保著太守就走。秦明路徑生疏，追之不及。王林叫道：「如今城內四處是賊，存身不得，且保太守出城暫避。」一路上撞到梁山泊幾條好漢，都吃王林奮勇殺退，保了太守且戰且走。話分兩頭。且說二更過後，聞達登城巡邏一回，退下城頭，因天冷難禁，在衙門中吃酒禦寒。休歇得半晌，猛聽得半天裡一個炮聲，軍士飛奔來報說：「不好，梁山泊賊人四下作亂，城中幾處火起。」聞達道：「怪事！賊人怎得進城？」慌忙上馬提刀，出衙彈壓；一面令周謹登城防守。王林入州衙保護太守，那些軍士們因變起倉卒，半夜裡又禁不得寒冷，盡都慌了。梁山泊好漢裡應外合，魯智深、李逵首先殺入南門，接著東門被林沖攻破，引兵入城，官兵個個手腳僵凍，梁山泊好漢卻人人飽暖，如狼如虎，砍瓜切菜地亂殺。官軍叫苦連天，不知梁山人馬究有多少。周謹聽得南門失守，趕緊奔來攔截，不想魯智深、李逵又奔到西門，殺了守關將士，秦明引軍沖入城來。周謹見官軍敗奔，大勢已去，便仗了一柄鐵鎚，單身來尋主將。尋到東門左近，只見聞統制被困重圍，被幾條好漢逼住，脫身不得。周謹大叫一聲，奮身殺入，沖開一條血路，救出聞達，死命奪路而走。聞達本自了得，周謹又十分驍勇，兩人並在一處，登時如虎生翼，捨命沖殺，傷人無數，梁山泊人馬卻也不易抵擋，竟被殺出城關而去。聞達出了城關，不禁長歎道：「俺竟如此命苦，今日一敗，何顏見人，不如拚了這條命罷！」周謹好生悽惶，無話可說。忽聽得一聲炮響，火光中撞出一彪軍馬，攔住去路。為頭二員頭領，乃是百勝將韓滔，天日將彭玘，一個使一條棗木槊，一個舞三尖兩刃刀，驟馬而上，雙取聞達。戰五七合，又是一員頭領沖到，大叫：「雙鞭呼延灼來也，還不下馬受縛！」周謹大怒，迎上就鬥。韓滔、彭玘戰聞達不下，便雙雙撥馬而走。周謹叫賊人休逃，棄了呼延灼，飛步追趕二人，聞達拍馬過來，卻被呼延灼接住。打到三十個回合，呼延灼擺開雙鞭，撥馬便走，聞達催馬追趕，又撞出金槍手徐寧，攔住去路。徐寧金槍一起，望聞達馬前刺到，聞達大怒，一言不發，舉刀便鬥。二人鬥了三十個回合，徐寧又跳出圈子，飛馬而走，聞達殺得火起，在後追趕。忽聽得路旁有人叫道：「九紋龍史進等候在此，快獻頭來！」一馬飛出，聞達迎個正著，揮刀就劈，史進舉三尖兩刃刀抵擋，火光下，雪地上，兩口刀來往翻飛，寒光閃閃，冷氣森森。史進戰到三十回合，掣轉兵刀，撥馬叫道：「果然厲害，讓你逃生！」背後卻有人接口道：「俺偏不放他逃生。」聞達回馬看時，卻是金槍手徐寧。不由火上添油，舉刀直取徐寧，重又交手，鬥到三十個回合，徐寧又走。聞達叫道：「俺今夜不殺你這逆賊，誓不為人！」催馬徑趕。趕過一段，只見九紋龍史進又迎上來道：「聞統制，不如投降梁山，圖個下半世快活！」聞達喝聲：「放屁」，舉刀就砍，二人再戰。又是三十個回合，史進撥開大刀，拍馬向斜刺裡走；聞達猛然想起，勒馬不趕。忽地一聲炮響，左手林子裡擁出百十來個火把，當先馬上一將，高叫道：「聞統制再不下馬，請看花榮神箭！」弓弦響處，一箭已到，射的聞達穿冠斷髮，頭皮出血。眾嘍囉一齊喊道：「聞統制還不下馬投降麼？」聞達羞忿難禁，待縱馬上前死拚，背後忽又叫道：「聞統制，史進再與你鬥三百合！」說話聲裡，兵器早到，聞達慌忙回馬，咬緊牙關再戰。又是三十回合，只聽得四下裡拍手歡呼道：「好個大鐵鎚壯士，此刻才割下腦袋來！」聞達一路輪戰到此，已自人困馬乏，如今見敵人越來越多，又聽得了此話，宛如萬箭攢心，便死力逼開史進，撥馬跳出了圈子，掣出寶劍道：「受盡羞辱，今日死也！」伸手向喉間一勒，鮮血直冒，栽於馬下。

卻說大鐵鎚周謹，飛步追趕韓滔、彭玘。趕了一段，二人馬快，早已不見。周謹翻身回來，早不見了聞統制，四處盡是梁山泊兵馬。周謹心驚，左沖右突，殺得滿身血污，只尋不見主將。周謹道：「統制哪裡去了？」奮身再殺入兵馬叢中，哪裡有個蹤跡，梁山泊人馬，倒被周謹殺傷不少。周謹正自亂撞，忽一人背後趕到，大叫：「著個休走，且打三百合去！」周謹看時，卻是黑旋风李逵。李逵在城中大殺，官軍都逃，沒了興，又奔出城來追殺，卻和周謹撞見。當下週謹手舞鐵鎚，大踏步搶過來，不提防李逵把手一揚，一件東西劈面打到，卻是一顆人頭。李逵大叫道：「這是聞達的首級，給你拿去玩罷！」李逵說話錯了，把雷英喚做聞達，周謹不及細看，李逵雙斧已到，慌忙還手。鬥到三十個回合以外，周謹長歎一聲，跳出圈子，殺一條血路，單身而走，不知去向。李逵道：「可惜一條好漢！」這一場，州城內外，足鬧了兩個更次，直到天亮，只見屍骸滿地，殘雪鮮紅。宋江早令救滅了城中大火，鳴金收兵，貼下安民告示。宋江坐上大帳，眾頭領紛紛上來繳令，計點人馬，卻也傷損不少。只見劉唐獻上府尹首級，林沖獻上王林首級，解珍、解寶托著雷英頭盔，徐寧、史進提了聞達首級，秦明、魯智深、石勇、鮑旭、呼延灼等，大家都上帳報功。李逵叫道：「雷英這廝是二解兄弟殺的，鐵牛湊個現成。」劉唐道：「俺自大牢中殺出，撞到這府尹賊驢，俺思拿他，卻被王林戰住，沒法下手，幸得林教頭，黃都監趕到幫助，才得成功。」宋江論各人功勞等次，先後記錄，說道：「只少個惡人小張良，莫非又被他免脫去？朱仝、雷橫一起人馬，卻又不見前來繳令。」眾人齊說：「小張良端的未見。」林沖道：「這兩場裡廝殺，都為這廝而起，如今又吃逃去，不是白費了心力！」魯智深道：「都是公明哥哥不好，要講甚仁義，開甚生門，都吃這廝漏了網。」原來宋江當晚發令，恐四門圍攻，殺戮太過，有干天譴，因而網開一面，北門不曾派重兵攻打，在那邊逃出軍民不少。宋江見走了小張良，好生不樂，且令林沖、花榮引兵入城，將抄得各官府的家私，四門散放，賑濟城中被難百姓。又發下許多錢米，令楊林、鄧飛、石勇、鮑旭、杜遷、宋萬，分頭去被難村坊裡施放，有些人家燒去一所草房，卻得到兩倍價錢，眾百姓無不歡喜。

卻說美髯公朱仝，插翅虎雷橫，奉了宋江將令，當夜引一隊人馬，轉到兗州北門左近，只見那條路上軍民混亂，都向城外逃奔，兒啼女哭，好不悽慘。有的百姓哭罵道：「這都是賈太守不好，招留那害人的小張良，惹得梁山泊大動干戈。帶累俺們受

苦！」有的說道：「這是小張良累人，俺們若撞到時，真要割他肉吃！」朱仝、雷橫搶上前，各自抓了一人，問道：「可認得小張良麼？」一個回說不認得。那一個道：「俺是開豆腐店的，住在州衙左近，小張良這廝出入衙門，時常見得。」朱仝道：「你曾撞見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此刻不曾見，城中事發時分，俺見他一起數十人，在一條小巷中奔走。」朱仝放了兩人，卻對雷橫說道：「小張良這廝奸猾異常，多管又吃他逃走了。」雷橫道：「城池已破，入去無益，且向這人叢中搜索，若撞見時，不是一件大功勞？」朱仝叫：「好」，便踏著雪地裡，一路趕將去，哪裡有甚蹤跡。雷橫好氣，捉幾個官軍動問，都說：「賈太守是見的，卻不曾見小張良。」朱仝道：「前日對陣，俺見這廝在門旗底下，只沒有看清面目。」一路趕，黎明時分，趕到一個所在，忽聽得喊殺之聲。朱仝叫道：「怪事！此地離城已遠，何來殺聲？」便叫大家快走，轉過一座林子，到一處山坡之下，卻見項充、李袞引人在彼廝殺，共只百十來個人。這時天光微亮，雪光照耀看得分明。朱仝、雷橫一擺撲刀，從背後搶上去，只一陣亂刺亂搠，把那乾人盡殺死在雪地裡，不留一個。朱仝一看，忽叫：「錯了，這班都是百姓，如何妄殺了人！」項充、李袞上來說道：「朱都頭有所不知，前日奉公明哥哥將令，在落星岡地處防守，卻不曾撞見一個官兵。俺們二人，方才各引二十嘍囉巡邏到此，卻有五六十人對面趕來，似逃難百姓模樣，想是他們欺俺人少，突地拔刀就殺，俺們不曾提防，大大吃虧，幸得二位趕來幫助，這乾人都洗盡了。」朱仝道：「恁地，這一定是奸細。」朱仝無意地轉身，只見山坡下分叉著兩條路。一條路上，殘雪踏成泥醬，靠左邊那條路，卻依舊平鋪白雪，雪上印有一行腳跡。朱仝心疑，便和雷橫引二十輕健嘍囉，順著腳印就走，約莫半里路程，到一個山岩之下。只聽得雷橫叫道：「真有奸細在此！」朱仝看時，雷橫抓出一個人來。那人叫：「大王饒命！」雷橫道：「這樣天氣，孤身藏躲在此，不是奸細麼？」那人哀告道：「小人是個善良百姓，避難逃到此地，聽得廝殺聲音，便躲著身子，再不敢走。」雷橫喝聲胡說，伸手只一巴掌，打個踉蹌，那人帽子跌落，嘴巴也腫了。雷橫便喝嘍囉動手，在那人身上搜索一遍，無甚東西，只有幾錢零碎銀子。那人叫道：「大王如要銀子，便請拿去，只求勿傷小人性命！」雷橫把銀子一丟，喝道：「誰希罕這點，放你去罷！」那人跪在雪地裡磕頭，又拾了帽子，起身剛走得幾步，朱仝一把抓住，大喝一聲：「你這廝到底是誰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只是好人。」朱仝舉目仔細看時，那人七尺不到身材，瘦長面孔，黃黃的臉色，掩口三牙髭鬚，左頰一個大肉瘤。朱仝伸手摘下他帽子，教雷橫用刀割開，只見中藏十幾顆精圓珠子，光華閃爍。那人見搜出珠子，臉色陡變，朱仝喝令綁了，擁著就走。回到原處，一齊都到落星岡樊瑞寨中，大家坐了，喝把奸細推到當面。那人跪地告道：「小人實是善良商人，因梁山泊好漢破了州城，出外逃生，帽中藏著這幾顆珠子，打算將來貨賣度活，其實不是奸細。」樊瑞道：「你這廝姓甚名誰？從實說來，饒你性命！」那人道：「大王在上，小人姓李，住在兗州東城門外，不信時盡可前去查問。」朱仝把那人再一細看，忽地跳出座來，一伸手拉下那個肉瘤，卻是假裝的。朱仝笑道：「你這廝好厲害，你不是小張良是誰？」小張良見面日敗露，垂頭喪氣，不作一聲。樊瑞便令拔寨起行，押著小張良，一齊都向宋江大寨而來。原來小張良正在州衙，半夜裡忽聽流星炮起，知道不好，急引數十隨身死士，改扮百姓模樣，混在人叢中逃出城關。不想天網恢恢，仍吃梁山泊好漢拿住。

話休絮煩。且說樊瑞、朱仝、雷橫一行人眾，直到宋江主寨之中。宋江見拿了小張良，好不歡喜，記上各人功勞，待一應打點停當，三聲號炮，眾頭領將引馬步軍兵，一齊拔寨起行，得勝回山。經過狼嘍山地處，吳角在半途迎接，豬羊酒禮，犒勞眾軍，告說小張良全家九口，早派餘志旺押送梁山泊去。宋江大喜。別了吳角，徑自取道回山，那日人馬到達山下，眾頭領都迎下山岡，盧俊義大病新癒，也親渡金沙灘迎接。一路大吹大擂，好不熱鬧。宋江升坐忠義堂，眾頭領左右分列，只聽得幾聲吆喝，小張良全家十口，一齊押到堂下，一字兒跪列著。兩員都頭領按驗一過，鐵面孔目裴宣擲下行刑牌，高喝：「斬訖報來。」轉上行刑劊子蔡福、蔡慶，手執法刀，將男女老幼九口，拖下去一齊斬訖，獻上首級。只見傍邊閃出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兄弟三人，對宋江打拱說道：「小張良這廝奸惡萬端，前日吃他多少苦頭，不曾報得，請將這廝交俺們發落！」宋江答應，三阮便把小張良倒拖下去，各取尖刀在手，你一刀，我一刀，慢慢地把小張良割了。擲下尖刀叫道：「今日才出得這口惡氣也！」

當下收過屍首，打掃乾淨，山寨裡做個慶賀筵席，吹吹打打，大家作樂。光陰荏苒，殘冬早過，已是新春，山上再排筵席，慶賞元宵。那一日，眾頭領正在吃酒，忽嘍囉上廳報導：「山下有一道士，要見戴院長，見在李頭領酒店中等候。」眾人聞報，都不知道道士是誰？只見史進叫道：「道士麼！俺可猜測到八分，來者一定是那個人。」